

# 礼物给谁

□海世

一个好友要过生日。他提前几天就说好了要请我们吃饭。我就买了支钢笔,附上贺卡,用礼品盒装好,放在书桌上,等着到时候送给他。

第二天回家的时候就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桌上摆出的饭菜尤其丰盛,从不喝酒的老爹还开了一瓶啤酒,见我回来笑出了一脸褶子。

机智如我,本能地选择了按兵不动,静观其变。

开饭前一家三口坐齐,我妈拿出一个剃须刀,结婚多年的女人居然还有些害羞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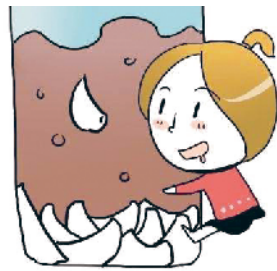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可没有你家姑娘那份闲心,还找个盒子装起来,但我的肯定比她的值钱!”

我想到了我的那份礼物。

我张了张口,看着我爸期待的眼神、我妈温柔的笑脸,配合地笑起来,走向我的房间,拿出那个生日礼物:“生日快乐,爸爸。”

以后我再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。

那时候看着我爸一手摸着中年发福的肚皮,一手摆弄着那支钢笔,我十分庆幸自己是那么地懒,在那张贺卡上,只写了“生日快乐”四个字。



## 最爱腊八蒜

□窗外风

腊八蒜的独特味道,没吃过的人永远体会不到。

小时候我家有很大的院子,院子里种了各色的蔬菜,丝瓜、黄瓜、油菜、萝卜、白菜,都是自己家院子里产,春天的时候地边都要种上向日葵,屏障一样围在菜地周围。每年的十月份,向日葵硕大的花盆沉甸甸地垂下来,金黄色的花瓣已经若有若无的时候,父母会平出一小块地来,雪白的蒜瓣尖头向上,一瓣瓣地摞到松软的地里,浇上水再盖上一层塑料薄膜。用不了三四天,绿色的小芽就会顶着薄薄的薄膜,用手一扣,露出尖尖的小嫩芽。

来年的初夏时节,收获的大蒜带着叶子被编成辫子模样挂在屋檐下的墙上,一根根颇为壮观。那时年幼,总要问,大蒜那么辣,为什么要种这么多大蒜。父母总是说,腌腊八蒜呀。

初夏的时候觉得腊八好遥远呀,可是仿佛一眨眼,腊八就来到了。腊八那天除了熬腊八粥,另一项不可或缺的事就是腌腊八蒜。尘世里经历了三季的蒜辫子在墙上摘下来,有了岁月沧桑的味道,蒜更辣了。我们几个坐在小凳子上,给蒜剥皮,剥好的蒜瓣白生生脆生生,挤挤挨挨地落在盆里,很诱人。可是却不能吃,吃了会辣出泪来。

大的广口瓶被白白的蒜瓣挤得满满当当,醋倒进来了,瓶口被封上了,腊八蒜开启了它的腌制旅程。

等到蒜瓣变得绿莹莹,就可以打开吃了。腌醋浸泡过的腊八蒜,再也没有了辛辣的味道,相反,有了一种独特的香,用来炒菜,菜的味道升华了,用来吃饺子,腊八蒜和腌制过蒜的醋,让饺子变得分外诱人。这种蜕变,是当初辛辣的蒜没想到的,也是腌制腊八蒜的人期盼的。也许生活里的每一种变化,都要经过历练,如同醋历练了蒜,才有了新的口味:腊八蒜。

腊八那天的蒜,总要装好多瓶,每瓶封好口以后,会被我们捧着送给邻居,而邻居也会把他们家熬好的粥端过来,虽然材质都差不多,味道却各异。因为火候、水分的多少不同,更因为每家的粥都被女主人用了心,才有了各家不同的味道。

腌制腊八蒜的习俗就这样延续下来,即便是在自己小家,很少吃蒜,即便是今年蒜贵得离谱,却依然要腌制上一瓶,只为了重温那种小时候熟悉的味道。

我一同事,每年都要腌制好多腊八蒜,因为儿子喜欢吃。即便是那男孩子离家读书,然后又去远方成了一名军人不能回家吃腊八蒜,她依然年年腌,那蒜里是思念,是对远方孩子的祝福。

腊八蒜的味道,家的味道。远方的游子无论走多远,无论离开家多久,想起它就会回忆起家的甘甜。

## 奇谋妙计

□木木

我妈为了阻止我早恋,不知动用了何种手段,居然找来了对方爸爸的照片,指着照片对我说:“你看,他以后就长这样,你还要和他在一起吗?”

## 芳华岁月

□阙向东

电影《芳华》炒得沸沸扬扬,我也被吸引一睹为快,电影中那一幕幕部队文工团演员们的生活勾起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。

我那时听说某野战军宣传队招收文艺兵,为了有一个好前程,我同伙伴急匆匆地赶到部队驻地,等待着部队首长面试。

几个热心的女兵把我们带到她们的宿舍,将抽屉里的水果拿出来让我们吃,我一口气吃了五个橘子,后来才知道那是女兵们自己掏钱买的,我还以为部队上的东西都是不要钱的呢。晚餐后我们被带到会议室,其实那不是会议室,周边都是整整齐齐的男兵们的床,方块被子棱角分明,解放帽放在被子上红星闪闪,中间是可围坐20来个人的大桌子。

一会儿,所有的当兵人齐刷刷地站立起来向着大门鼓掌欢迎,几个身披军大衣的中年人走进来,我们几个参加面试的人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。

接着,我们一个个吹拉弹唱各自表演一番,接受着首长们的询问,罢了也没听见什么说法,首长们起身就走了。带我们进军营的老兵将我们带到部队招待所住下,说明天告诉我们结果。那一夜好漫长,辗转反侧不知醒了多少次才到天明。

第二天,老兵回话说他随我们一道回家,去我们学校和当地武装部办理我的人伍手续,顿时我高兴得跑到大院里腾空跳起,在空中劈了一个溜叉。

刚到部队没几天,部队开始了野营拉练,我们宣传队迅速排练好节目,跟随部队踏上了野营拉练的征程。那时年轻气盛,身上有使不完的劲,看见战士们背负60多斤重的装备行军,心里还不服气,闹着也背上枪支,开头几天每天50多公里走下来,脚板上就打起了几个血泡,一到夜晚忙着找马尾穿血泡,否则不将血泡放空,第二天脚板着地就钻心地疼。

行军辛苦,我们文艺兵更辛苦,白天行军还得打着快板、编着顺口溜鼓动部队。一到夜晚,我们还得准备现搭舞台化妆为战友们演出。天空飘着雪花,我们在露天广场演出,我除了表演舞蹈和演奏手风琴、小提琴外,还得客串样板戏《沙家浜》片段演员,我提着一只鱼,穿着裤衩上台对着沙奶奶说“奶奶,我抓了一只鱼,好给新四军伤员熬鱼汤!”满口的自贡椒盐普通话。

早餐,炊事班做汤圆,我那天18岁生日,舀了18个汤圆一口气吃下,谁知道消化不了,足足让我三天不想吃饭,部队领导说我是盐哈儿。

早上我们出发野营训练,翻山越岭,平均每4个小时吃一餐饭,不分昼夜地走,谁记得清楚走过了啥子村庄、啥子山。行军至夜晚,我只知道盯住前面战友的背包,总希望吹休息号,一听到休息号,背包从身上梭的就掉下,趴在背包上就开睡,10分钟休息,我会美美地睡上五六分钟。

悠悠往事拉开闸门历历在目,我那些亲爱的战友们如今都是年华老去了。我衷心祝愿战友们晚年身体健康生活幸福!



## 母亲做的棉鞋

□兰琦

渐近严冬,阵阵寒意从脚底直往上蹿。我回家取出布鞋,穿在脚上,顿觉舒适、温暖,往事涌上心头。

我年幼时还是经济落后、物资匮乏的年代。人们的生计难以保障,着衣穿鞋更不可能讲究。母亲却能想方设法,把我们装扮得漂漂亮亮。她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针线活能手。那时我们常常穿着做工细致的衣服和布鞋,惹来不少孩子羡慕的目光,不管是年轻人办婚礼还是老年人办寿酒,大家都爱找母亲来帮助制作衣服鞋子等。所以一到天黑,母亲在忙完家务后,就在油灯下做针线活。

七十年代末,我在县城中学读书,离家有二十多里。一天下午,天气骤寒,阴沉的天空飘起大雪来,不一会儿,地上就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雪。晚上,我们这些穿着单薄的农家孩子,穿着解放鞋在走廊上跳着、跑着,驱逐寒冷。下半夜,我们寝室里很多人被冻醒,咳嗽声此起彼伏。我感觉被子冰凉冰凉,飓飓凉风直往被子里钻。

第二天许多同学的家长纷纷赶到学校,送来驱寒的衣物。下了早自习,我还未见我的父母,心中有一股失落与惆怅。在同学们的欢呼雀跃声中,我显得十分落寞。

上课不久,老师叫我出教室,在走廊上见到了我的父母。他们头上、身上还有零碎的雪花,脸上显露着焦急与愧疚,母亲一边说话一边还咳嗽气喘。从母亲一脸的憔悴,我隐隐约约读出了一些什么。后来从父亲的口中得知,前几天母亲病了,晚上咳个不停,一直头昏脑涨,在床上躺了好几天,下不了床,耽搁了准备冬衣冬鞋。昨天下雪,母亲硬撑着身子下床,边咳边忙了整整一个晚上,赶着做完了棉鞋,收拾好了衣被,一早便急急地和父亲赶往学校。本来父亲不要母亲来,但还是没有阻止住执拗的母亲。路上布满了厚厚的积雪,父亲回家拿工具清扫,耽搁了时间。

穿上新棉衣、新布棉鞋,阵阵暖意散遍全身。当父亲搀扶着母亲渐行渐远时,我的眼泪禁不住簌簌而下。

后来我从师范学校毕业,被分配到离家较远的一所小学。

虽然那时已是八十年代中期,物资生活不是很富裕,但是我有一份不错的工资,生计不成问题。

我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,在衣着打扮上喜欢追逐时尚。锃亮的皮鞋、雪白的球鞋,一参加工作我就购置了,母亲给我的布鞋,我觉得老土,就放在衣箱里,很少去穿它。

记得刚刚工作的那学期,入冬以后,寒风呼啸。学生们穿上臃肿的棉衣、裹上厚厚的棉袜,脚上都是棉鞋,而我依然是西装革履。有一天放学,当我把学生送到学校门口时,远远地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,定睛一看,原来是母亲。

原来天气寒冷,母亲放心不下我,从家里乘车来学校,中间转了车,下车后找人打听,终于赶到学校。看母亲的神色,疲倦中透露着欣喜,找到我好像卸下一副重担。

接过母亲的新布棉鞋,我告知母亲:我年轻火气壮,不觉得冷,不要担心。我依然钟情于我锃亮的皮鞋,随手将棉鞋搁置在箱子上。母亲多次要求我换上,我不愿,母亲只好叹着气到厨房给我做饭。

后来几年,母亲总在秋天收了棉花后就说要给我做棉鞋。可我要么叫她不用做了,说我还行;要么依然穿我挚爱的皮鞋,将母亲做的棉鞋搁置一边或是转赠他人。母亲的棉鞋带给我的温暖,我忘记得无影无踪。

后来母亲也就不再提做棉鞋的事儿了,我隐隐约约感觉她有些失落。

一晃多年过去了,不知从哪一个冬天起,我感觉锃亮的皮鞋不再舒适、温暖,生硬、僵冷之感越来越明显。每每到一严冬,冰凉、刺骨的寒冷侵袭着我。外面卖的棉鞋,底不是太薄就是太硬,鞋面也不舒服。我忽然想起了母亲做的棉鞋,鞋底是那么厚实,鞋面是那样绵软,穿上后是那样舒适合脚。我渴望起母亲的棉鞋来,发现只有它们可以温暖我的双脚。

那年我无意透露的话语,母亲却牢牢记在心里,她笑逐颜开,立刻重拾手艺,赶做了两双棉鞋来满足我的心愿。唉,儿子再不经意的话,在母亲眼里是最重要的事情。

现在母亲已经年逾古稀,步履不再矫健,手脚不再灵敏,老眼也已经昏花,无法穿针引线,再也不能做布鞋活儿了。母亲以前做的棉鞋,又被我每年拿出来晒晒又放了起来。不过这回不是不愿穿,是因为舍不得穿。